

传诵千秋
马书

马向阳 著

南方出版社



马向阳，曾用名马向洋。河南郸城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海南省杰出（优秀）人才；曾任海口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任海口市第一中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工作组副组长。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多解大辞典》、《知书识礼》、《遥远的哭声》、《新课程 新探索》等。

责任编辑 詹蕊
封面设计 梅朵

读稿絮语（代序）

青 子

两幅画面

摩挲着这厚厚的一册书稿，默思久之。倏然，关于本书的作者马向阳先生，有两幅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交替涌现：

中州，古镇，夏日，幽雅的庭院里，一位少年淘宝似的在父亲的书箱里翻腾，红楼、西厢、三国、水浒、诗经、史记……然后，抱起一本泛黄的或线装的书走开去，瘦小的身躯便在一把宽大的旧藤椅中安静了下来。

南国，都市，静夜，一间以书为四壁的房间，一位年轻的学者端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吸吮着墨香阵阵的文化养分，承受着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用心灵沟通着历史的昨天与今天，感悟着人类的痛苦和欢乐。

应该说，这样的画面均来自向阳笔下的文字。在表达方式多样便捷的时代，他仍然钟情于文字。

气质文风

但凡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都会泄密作者写作时的心理年龄。向阳少年时便有才子之誉，他十五岁读大学，十九岁毕业，工作二十二年之后，刚届不惑之龄。其实，他还年轻。然而，读他的许多

文章，其笔下多是一派端肃板正、用典浑成的气象，使读者感到他就像一位儒雅的长者。何哉？

我想，大概人的年龄有两种，一种是生理年龄，一种是心理年龄。说一个人孩子气也好，说一个人沧桑感也好，其实就是说他的心理年龄状态。“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脆折。”“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时，“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余秋雨先生曾经如是说。

这样去理解向阳凝重而安详的气质和文风，就没有什么疑惑的了。

读稿所得

近几年来，向阳学术关注和研究的重心是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历史从来都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历史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历史挑选了它所造就的精英，使后人在回望历史时，连他们的名字也一起历历在目。

向阳笔下曾解读了许多历史先贤。吸引他的笔端的，是先贤们的人格魅力，而人格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感召世人摆脱愚昧、残忍、丑恶，向着文明、善良、美好的境界迈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中外古今，学贍目炬、品行高洁、特立独行之士极多，向阳喜欢读他们的著述，每读一次，便觉得是和他们做了一次极畅快的谈话，彼此成了密友。他喜欢解读他们的人格，解读他们胸怀磊落、善良端方和临难不苟、风神潇洒的品性。他尊崇他们的才学，尊崇他们的气节，也尊重他们生活的时代。他笔下的历史人物篇章，都不惜饱蘸笔墨，诠释人物的历史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使他们更客观，更丰满，无论他们光彩还是偏失，都有着真实的根基。从而使读者对他们多方位理解，不以感情代替理性，多了一些思想上的深度和广度。读过本书的初稿之后，当我再次捧读李

清照的《声声慢》时，不只是看到垂暮之年的李清照对个人命运的哀怨，更看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女性在那个社会背景下苦苦挣扎的背影和思想情感的层层波澜；当我再次捧读《红楼梦》时，不只是透过历史大观园的红墙绿树，看到了封建恶吏的种种劣迹，更看到了曹雪芹所描绘出的滋生他们的土壤及其成长历程，也看到了在书生本色的曹雪芹身上所体现的刚毅和侠气；暮春时节的一天，当我也来到位于河南淇县境内的朝歌古城，徘徊在诗画江南般的淇水岸边时，感受到的不只是两千六百多年前发生在桑间濮上的风情流韵，还仿佛看到了古代卫国的诸多良臣和军士们为抵御外侮、捍卫家园而奋然前行、蹈死不顾的英姿，耳边恍然传来了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女诗人——许穆夫人为拯救故国而忧伤劳瘁、锥心泣血般的行吟，顿时觉得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竟热得烫脚。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两句话我记不得是什么人说的了，但印象很深刻。

趣事所悟

有这样一件趣事。某年月日，向阳在武汉游览了黄鹤楼，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记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许多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大师都曾在黄鹤楼畔徘徊沉吟，企足浩歌；今天我们向黄鹤楼逶迤而行的每一步，都有可能踏在古代文化大师的履痕上。”看到此，我仿佛看到了戏剧舞台上的一幕：迈着方步的书生，把脚高高地抬起，半天才优雅地放下。我不禁噗嗤一声笑了。觉得向阳对历史文化的虔诚有着几分痴，痴得也蛮可爱。同时我更觉得有一份激动和感悟，原来他在享受山水时，也享受着历史，享受着文化；在对先贤们的崇仰和礼赞中，在与他们的一次次心灵交汇中，也把他们的精气神融入到了自己的骨髓里；在随着先贤们一起或激情感慨，或悲愤幽怨，或大气磅礴，或情趣盎然之时，将自己和他们同化了，自然地，灵魂也充满了尊贵，身躯也充满了傲骨，心灵

也充满了气节,思想也充满了智慧,进而更充满责任感地关注国家的安危,关注社会民生的疾苦。

先哲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也。”美好的事物通常难以描述,领悟它的最好的方法,还得我们沉静下来,自己去阅读。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传诵千秋是著书》吧!

附记一则

记得去年读向阳的《遥远的啸声》时,我曾感叹:让这样的感动来得再多一些吧。没想到它来得竟这样快。向阳嘱我给《传诵千秋是著书》作序,感到荣幸的同时,更多的则是惶恐,自觉以我的文字功底实在难以胜任。

向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河南郸城。在豫东那座小镇,他俯在残破的课桌上,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小学,两年初中,一年高中,接着便考入了河南大学,学习他所喜爱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现了一个“少好读书,尤喜文辞”的少年的梦想;毕业后,被分配至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语文教师,直到1994年远赴南国海岛,在中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生活并拼搏了三十年。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酸涩和欢乐,留下了青春的憧憬和甜美,留下了初涉社会的畅想和迷惘,留下了事业工作的成功和失意;留下了爱情的执著和向往,留下了初为人夫以及初为人父的欣喜和幸福,也留下了他还需要继续叙写的亲情和友情。是的,要继续,他需要,这里的亲人和朋友们也需要。

至此,我恍然醒悟,向阳嘱我这一故乡无为契友作序,或许正是源于他对故土乡情缱绻的初衷吧。

2005年6月11日 端午节 于平原古城

目 录

M U L U

一 人物评传

1 传诵千秋是著书

——对李清照的人格与风格的解读

二 电视剧本

165 香山残梦

——对曹雪芹晚年的一段心路历程的解读

三 历史小说

243 淇水汤汤

——对故乡的一段往事的解读

人物评传

传诵千秋是著书

——对李清照的人格与风格的解读

1

引言

—

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明；诗的民族，诗的国度。

浏览于诗国境地，群峰秀立，尤以嵩泰为雄丽；百川注海，尤以江河为流长。探索于诗国征途，里程碑座座庄严，尤以唐宋为高大。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唐诗、宋词标志着古典诗歌的鼎盛和繁荣，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人词客，各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深刻的认识，洞察事理的头脑，炽热执著的激情，严谨的态度，如椽的大笔，笔驱造化，挥洒春秋，描绘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是对壮美的祖国山河的礼赞，或是对勤劳智慧的人民的歌颂，或是对封建统治者以及卖国投降派的鞭挞，或是对爱国将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的扬誉，或是对爱情的向往，或是对风物的依恋……无不各逞其雄，各尽其妙。浪漫，现实；豪放，婉约；激昂慷慨，柔情似水。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登峰造极，辉光焕然。松柏，幽兰，芳馨四溢；大鹏，鸥鹭，雄姿英发。名篇佳品，如千峦山国，巍巍壮观；骚人墨士，似群星灿烂，灼灼其华。

然而，广阔的文坛为何未见女子的席位？漫长的征途为何鲜有女子的足迹？

问李白，诗仙报以“行路难”的悲歌！

问杜甫，诗圣眉头紧锁，愁云满面，静默良久，一声长啸，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郁哀怨！

再问问一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兄弟吧。聚徒讲学的二程闻言

声声嗟叹，痛苦地答道：“一言难尽……”“俗人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此言差矣！”啊，接话的是伟大词人辛弃疾。他愤愤地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繁星丽天的太空，紧靠月亮的地方，有一颗明亮的星，那就是易安星座！”

顺指望去，银汉当空，群星灿烂，易安星座正放射着异常的光彩……

二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我国中世纪伟大的文学家。她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约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即公元1151年。历跨北宋和南宋。这一时代，是民族历史上特殊的年代——极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思想最高涨的时代。

在那民族多难之秋，理学大盛之际，她出现了。她以自己的行动和创作，向黑暗腐朽的社会，向卖国苟安的统治者投以匕首和标枪；向束缚个性、摧残女



李清照画像。当代著名画家王凤年先生绘。

性的封建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争：勇敢地参与政治，大胆地歌颂爱情，深挚地抒写愤郁，像洪水，似猛狮，直冲封建礼教的藩篱。她的出现，使封建统治者以及卫道士们感到震惊；她的行动，令当时以至后世的志士仁人们大为叹赏；她的伟绩，表现出人类二分之一的妇女们的伟大和非凡——她们同样是人，同样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她的创作，使文学领域之千峦山国中又添一座巍然秀立的高峰，也使我们今天又得以继承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三

清照才华绝伦，著作繁富，《宋史·艺文志》称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可惜文集今已不传。清照诗词，在其生时已风靡一时，流传广远。宋人胡仔在其所著《渔隐丛话》中云：“近人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和清照同时的王灼也在其著作《碧鸡漫志》中说：“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较清照稍后的赵彦卫更称誉她道：“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刊行于世。”（《云麓漫抄》卷四十）

她不仅工词能诗善文，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绘画，造诣极高；蒐求文物，博古穷奇，对金石古籍亦有研究，故在南宋，世人对于妇女善文词书画者，辄以清照比之。

四

对清照之评价，历来多有歧义，毁之誉之，悬殊天壤。和清照同时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除了说她“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外，还云：

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阅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显而易见，王灼这些评论是站在“缙绅”之立场上，拿封建道德的眼光来衡量清照的。然而，在今天看来，我们以为，这恰好正是清照胜于他人之处。一则说明清照在词的创作上确有与众不同的风格，二则说明她的创作实践给当时的社会以一定的冲击。当时的词坛，宛如一湖静水，而清照词却别开生面，恰似一股春风，以崭新的姿态吹入，一池清水即现皱缢，涟漪涌起，浪花迭出。

明人叶盛在其著作《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中更毁之云：

文叔不幸有此女，德甫（赵明诚）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软。

历史是公正的。清照并不曾遗讥千古，这位叶公亦不曾万古流芳。还是听听南宋爱国词人刘辰翁的肺腑之言吧：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泣下，今三年矣，每闻此声，辄不自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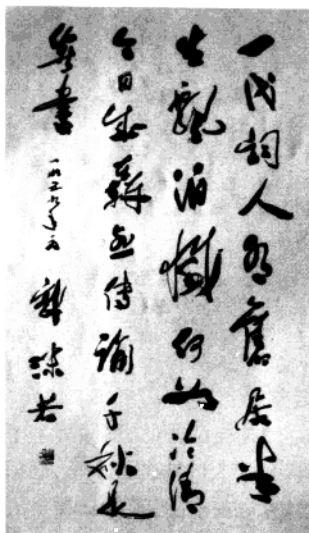
——《须溪词》卷二

感一代英豪，发千年之思。所以，当代学者冯沅君教授在其《题李清照纪念堂》诗中说：

愿将血泪洒山河，家破国危感慨多。
更有新词昭日月，雌黄信口欲如何！

五

对清照生平以及创作的研究，可以说始于清照生时。古之论者，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多往往局限于几首小词或若干字句的分析点评，以及关于清照“再适”与否的争讼，不能尽窥清照的风貌，因而也回答不了清照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近代关于清照及清



郭沫若先生《题李清照旧居》手迹。

照词的研究大盛，黄盛章、王仲闻、王延梯、黄墨谷诸先生皆有重要论著，全国各地报刊亦不乏研究力作，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无疑地，这对李清照的研究，乃至对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有益处。所以，郭沫若先生《题李清照旧居》云：

一代词人有旧居，半生漂泊憾何如？

冷清今日成轰烈，传诵千秋是著书！

笔者虽学薄识浅，但欣逢盛世，仍斗胆妄作，献其雕虫，就教于大家。窃以为任何作家都脱离不了时代。清照之作品，皆为率直率真之作，为至情之流露；而情之所生乃缘感遇而发之，故考两宋史料之实事，寻清照生活之踪迹，循清照文词之声律，探清照心境之幽微，而撰成是稿。尝记青年时代求学汴京时，导师曾训曰：学术研究须有寻踪蹊迹之功力，披幽探微为先，求得真知为务，且不可一味盲从，迷失方寸；更不可缩头缩脚，固步自封。学生谨记师训，辛勤三秋，撰此一稿，祈学界诸公正之。

第一章 嫫家父祖生齐鲁 位下名高人比数

—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家挚情的凝结。

任何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产儿，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社会，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必须揉和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艾青诗论》）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李清照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前前后后的真实面貌吧——

自公元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宋朝后，便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中国又趋向于统一，并逐步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北宋是皇权自尊的专制主义时代，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直属中央。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一直是软弱和妥协的。自开国起，就先后遭到辽、夏、金的压迫和侵扰，成为中国古代最软弱无能的封建王朝之一。

建国初期，统一了中原之后，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中央内部就开始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不同的政见。由于宋朝最高统治者大都没有雄略大志，妄以盟和来换取内安，主和派一直占据着上风。比至北宋末期，政治更加保守，对外妥协苟安，对内因循守旧，异族天天侵扰，宋朝连连败阵，只有用订盟进贡来减轻辽夏的威胁。这样，就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

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腐朽的北宋王朝终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

面对现实状况，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进步的封建士大夫，先后挺立出来，上书朝廷，实行改革。但北宋皇帝大多无能，再加以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每次的改革、变法，皆以失败而告终。并由此更加深了党争的激烈。异党之间相互弹劾、倾轧，同党内部亦勾心斗角。当北宋进入徽宗当朝，蔡京为相时，社会就更加黑暗腐朽了。徽宗皇帝的书画等艺术造诣是很高的，但作为一国之主，则昏庸寡志，信用奸佞，穷奢极欲，大肆搜刮，变乱新法，奢靡腐败，而无意于家国，无意于中兴，无意于图强。奸相蔡京，虽然早年也追随变法派，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他一旦执政，便露出狰狞的嘴脸，既排斥旧党，又排斥逆己的新党，定司马光、苏轼、李格非等一百二十一人为“元祐奸党”，由徽宗御书刻石，称党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已死者削官，生者贬窜流放。后来又将元符、元祐党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朝堂，同视“奸党”，排挤出朝。凡逆己者和与自己政见不和者，不论是新党、旧党，皆严厉打击。到这时，在蔡京的淫威和操纵之下，“新法”已经彻底变质了。在亡国末日，昏庸的君臣还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民财，尽情挥霍，大兴土木，建造明堂、景龙江、万岁山等。关于这些，张溥在《寿山艮岳》中记载其事道：

上(徽宗)颇留意苑囿。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勔者，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所费劬以亿巨万计，诸民搜岩剔藪，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罪。斲山擎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日夜不绝。……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岁而始成。亦呼为“万岁山”。奇花异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环丽，极于此矣。

——《云谷杂记》补编卷一

上行下效。君主如此，臣子更滥。蔡京一伙，贪污奢靡，家中金